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報告

先秦兩漢經典流傳現象之研究
經典研讀班

計畫編號：MOST 110-2420-H-002-003-MY3-GB11007

執行期間：110 年 7 月 1 日至 111 年 6 月 30 日

計畫召集人：劉文強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07 月 26 日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結案報告

先秦兩漢經典流傳現象之研究

計畫編號：MOST 110-2420-H-002-003-MY3-GB11007

執行期間：110 年 7 月 1 日至 111 年 6 月 30 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計畫召集人：劉文強

計畫成員：黃聖松、陳逸文、姜龍翔、林宏佳、宋惠如、劉德明、藍麗春、陳昭昭、許文獻

兼任助理：吳俊霖

研讀書籍：

資料庫：《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一) 古籍

〔春秋〕左丘明傳，〔西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阮元審定《十三經注疏》，重排宋本，2013年。

〔戰國〕孫卿子，〔西漢〕劉向校，〔唐〕楊倞注。《四部叢刊初編》，第312～317冊，景上海涵芬樓藏黎氏景宋刊本，1919年。

〔西晉〕杜預撰：《春秋釋例》，臺北：中華書局，影印《古經解彙函》本，1970年。

(二) 近人著作

宋惠如：〈從《春秋》書「弑」論楊伯峻（1909—1992）書法觀〉，《中國學術年刊》第35_2期，2013年9月。

張素卿：《左傳稱詩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

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年。

張高評：《左傳文章義法擇微》，臺北：文史哲，1982年。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臺北：里仁，2011年。

張高評：〈「貴有辭」與《春秋》大義〉，《中國學術年刊》，第34_1期，2012年3月。

張高評：〈《春秋》曲筆書滅與《左傳》屬辭比事——以史傳經與《春秋》書法〉，《成大中文學報》第45期，2014年6月。

張高評：〈書法、史學、敘事、古文與比事屬辭〉，《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4期，2017年1月。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臺北：洪葉文化，2015年。

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燕京學報》第7期，1930年。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07 月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本案申請規劃辦理 12 場會議，實際執行 12 場會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

說明：研讀班成員皆已能大致具備使用巨量文本之分析能力，業能用於自身專業領域並教與學生作為進行學術研究的新方法，重新校驗原始文本材料及歷來學者之論，此對於中文學術長久以來之研究習慣，委實是一大創新。延展性的部分，也尋求與應用數學系及其他領域跨域整合，以期能用更全面、專業的數據分析，來作為探勘今日之完整數位人文資料庫的校驗方法，未來也將繼續努力，完善此一項目。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未發表之文稿撰寫中無

專書：已出版尚未出版撰寫中無

其他：

一、期刊論文

- 1、黃聖松：〈《世本》人物名字考論五則〉，《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30期（新北：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2021年9月），頁501-534。
- 2、黃聖松：〈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考訂六則——以《左傳》隱公至僖公時期為範圍〉，《人文研究學報》第55期（臺南：國立臺南大學人文學院，2021年10月），頁39-56。
- 3、黃聖松：〈《左傳》、《國語》「貢」之內容析論〉，《東華漢學》第34期（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華文文學系，2021年12月），頁1-34。
- 4、黃聖松：〈清人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考論七則〉，《東海中文學報》第42期（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2021年12月），頁37-68。
- 5、黃聖松：〈《左傳》、《史記》人物名字考論七則〉，《漢學研究集刊》第33期（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2021年12月），頁33-60。
- 6、黃聖松：〈《左傳》、《國語》「業」字諸義析論〉，《北市大語文學報》第52期（臺北：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21年12月），頁37-62。
- 7、黃聖松：〈《左傳》、《國語》、《周禮》「賦」之具體內容考論〉，《中正漢學研究》第38期（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2021年12月），頁127-154。
- 8、黃聖松：〈《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去兵」與「免死之邑」釋義〉（與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王寶妮合著），《嘉大中文學報》第15期（嘉義：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2022年3月），頁33-51。
- 9、黃聖松：〈《左傳》職官考論三則〉，《東吳中文學報》第43期（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2022年6月），頁1-19。
- 10、許文獻：〈清華《治邦之道》簡6「卉木百穀」段字詞束釋〉，《中國文字》總第7期，2022年6月，頁113-134。

二、研討會論文

- 1、黃聖松：〈《左傳》宋國二位子魚析論〉，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第七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2022年4月28日）。
- 2、陳逸文：〈說殷卜辭「徂」字及其相關問題〉，2022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111年6月11日。（因疫情改為線上）
- 3、林宏佳：〈鄭《箋》易《傳》淺探——以《傳》、《箋》「大意同」為範圍〉，第一期「詩經跨域研究團隊」活動2021年6月5日。
- 4、林宏佳：〈《鶴鳴》舊義辨析——并附新詮〉，第九屆臺大成大東華三校論壇學術研討會，2021年9月24日。

- 5、林宏佳：〈說「懿」〉，異文-文本與形制國際學術研討會，2021年10月23-24日。
- 6、林宏佳：〈《傳》、《箋》訓解與經、〈序〉對應——以〈關雎〉為例〉，第二期「詩經跨域研究團隊」活動2022年7月23日。
- 7、劉文強：〈論《左傳》中的「寧」〉「第15屆中國訓詁學學術研討會」——2021年10月30日（線上會議）。
- 8、劉文強：〈《論語》中的「仲尼」〉「第十二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21年11月20、21日（線上會議）。
- 9、許文獻：〈漢牘《史篇·一》版2「𠂔」字試說——兼論閩里書師本《蒼頡篇》第二章之相關疑義〉，收入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字學會編：《第三十三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輔仁大學，2022年5月，頁491-508。
- 10、許文獻：〈關於居延新簡 EPT56.181A 與 EPT56.181B 幾項問題之補說〉，第七屆文獻語言學國際學術論壇，河南：鄭州大學，2022年6月18日-19日。

三、專書

- 1、許文獻：《清華簡伊尹五篇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1年8月初版。

四、專書論文

- 1、黃聖松：〈《春秋》經傳所見邾國及其周邊交通路線考論〉，黃聖松：《第二屆《群書治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10月），頁289-334。ISBN 978-986-478-541-4。
- 2、黃聖松：〈《繫年》見於典籍之動詞芻議〉，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史（第一輯）》（上海：中西書局，2021年12月），頁155-175。ISBN 978-7-5475-1921-9
- 3、陳逸文：〈再論殷卜辭「黍」字及相關問題〉，《第33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北：輔仁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字學會，111年5月），頁317-350。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本計畫因應新時代，以新方法重新校驗歷來典籍，將原始文本完整攤開分析並歸納、探尋、解釋其現象，已有數次相校歷代學者之作，有明顯訛誤之處，以是觀之，發於毫微，想來日定能逐步以此方法校驗中文學界中將接觸的大量典籍，除此之外，本計畫執行期間，我們亦多次與應用數學系教授尋求跨域整合的契機，也即以更全面且詳細的數位人文資料，佐以應用數學系的專業文本探勘，以此完善「巨量文本研究法」。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彙整表

| | | | | | | |
|--|-------|--|----|---|-----------|--|
| 計畫主持人：劉文強 | | 計畫編號：MOST 110-2420-H-002-003-MY3-GB11007 | | | | |
| 計畫名稱：先秦兩漢經典流傳現象之研究 | | | | | | |
| 成果項目 | | 量化 | 單位 |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訖頁數、證號...等) | | |
| 國內 | 學術性論文 | 期刊論文 | 10 | 篇 | 請附期刊資訊。 | |
| | | 研討會論文 | 10 | | | |
| | | 專書 | 1 | 本 | 請附專書資訊。 | |
| | | 專書論文 | 3 | 章 |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 |
| | | 其他 | | 篇 | | |
| 國外 | 學術性論文 | 期刊論文 | | 篇 | 請附期刊資訊。 | |
| | | 研討會論文 | | | | |
| | | 專書 | | 本 | 請附專書資訊。 | |
| | | 專書論文 | | 章 |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 |
| | | 其他 | | 篇 | | |
| 參與計畫人力 | 本國籍 | 教授 | 5 | 人次 | | |
| | | 副教授 | 3 | | | |
| | | 助理教授 | 2 | | | |
| | | 博士後研究員 | | | | |
| | | 專任助理 | 1 | | | |
| | 非本國籍 | 教授 | | | | |
| | | 副教授 | | | | |
| | | 助理教授 | | | | |
| | | 博士後研究員 | | | | |
| | | 專任助理 | | | | |
| 其他成果 | | | | | | |
|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 | | | | | |

摘要

隨著數位科技迅速發展，新工具與新方法接踵而至，同時也激發出新議題。近年來，數位技術結合學術研究和教學的趨勢已愈發明顯，其影響遍佈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數位工具的進步既影響了學者取用資源的途徑和方法，也進一步塑造出新的思考方式和文化，促使數位人文學成為新時代的主角。就目前而言，隨著數位科技的發展，網路資訊的普及，數位結合人文的新概念：「數位人文」，於是出現；利用資料庫析論典籍的新方法：「大數據 (Big Data)」，應運而生，「巨量文本 (Quantity Text)」幡然而至。本申請案目的在討論：

- 一、《經》的指涉對象及其流傳現象之分析。
- 二、《傳》的指涉對象及其流傳現象之分析。
- 三、以《傳》解《經》的現象之形成與流變過程。

使用方法為衍生自大數據的巨量文本方法及二重證據法結合而成的新式研究法，我們稱之為「新二重證據法」，即儘可能地呈現《經》、《傳》二者在整個先秦兩漢時期流傳的各種現象，校訂則以相關傳世文獻如《左傳注疏》、《論語正義》等……，及各類出土文獻。探索並呈現《經》、《傳》在先秦兩漢之流傳現象及其背後意義，以數位人文的視角重新審視，或可完善長久以來前人有關先秦兩漢經典流傳研究上有失詳實及未及顧慮的問題。

關鍵詞：巨量文本 (Quantity Text)、大數據 (Big Data)、新二重證據法、文本分析、《左傳》

目錄

| | |
|------|------|
| 目錄 | 5 |
| 報告內容 | 6-33 |
| 計畫收穫 | 34 |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報告內容

時間：1100719 10:00-14:00

主題：《論《春秋》「其文則史」》、《孟荀莊春秋比對》

由劉德明教授帶讀先前研讀班關於《孟子》、《莊子》、《荀子》中的《春秋》，以巨量文本法列出，則可知三者《春秋》之「最明確解」，以是觀之，則《孟子》之春秋前後自相矛盾，此為一；《孟子》之《春秋》「其文則史」，《荀子》之《春秋》「約而不速」，顯非一書也。

孟子

| 條例 | 內文 | 備註 |
|----|--|--|
| 1 |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 《滕文公下 14》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1 魯春秋 2 春秋經 3 左傳 何者最可能？ |
| 2 |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 《滕文公下 14》 |
| 3 |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 《離婁下 49》 1 (春秋) 其事則齊桓晉文 2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 |

〈梁惠王上〉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告子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

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公孫丑下〉

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4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盡心下2》

《春秋·僖公十三年》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①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

〈滕文公下〉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左傳·昭公二十年》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滕文公上〉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左傳·定公九年》

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

〈梁惠王下〉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公羊》

《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

莊子

| 條例 | 內文 | 備註 |
|----|--|-------|
| 1 |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 | 《天運7》 |
| 2 |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 《天下1》 |

補充：

《莊子·齊物論》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荀子

| 條例 | 內文 | 備註 |
|--|--|---|
| 1 | <p>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p> | <p>《勸學 12》 禮：敬文 樂：中和 詩、書：博 春秋：微</p> |
| 2 | <p>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遍矣，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p> | <p>《勸學 14》</p> |
| 3 | <p>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為小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滅，倍是者亡；鄉是如不滅，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p> | <p>《儒效 16》 詩：志 書：事 禮：行 樂：和 春秋：微 何謂「微」？</p> |
| 4 | <p>《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p> | <p>《大略 49》</p> |
| <p>荀子 《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p> <p>《春秋·文公十二年》 秦伯使遂來聘 《公羊》 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其為能變奈何？惟譏譏善諍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p> | | |

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5

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

《大略 77》

「胥命」次數：

公羊：2

穀梁：1

左傳：2

春秋：1

《春秋·桓公三年》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左傳》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

《左傳·莊公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珽，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春秋·桓公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公羊》

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春秋·桓公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穀梁》

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

《荀子·致士》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勿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

微：

《左傳·成公十四年》

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

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左傳·昭公三十一年》

《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春秋·定公元年》：元年，春王。

《公羊》：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左傳》微多為非、無，《公》、《穀》多作細小卑賤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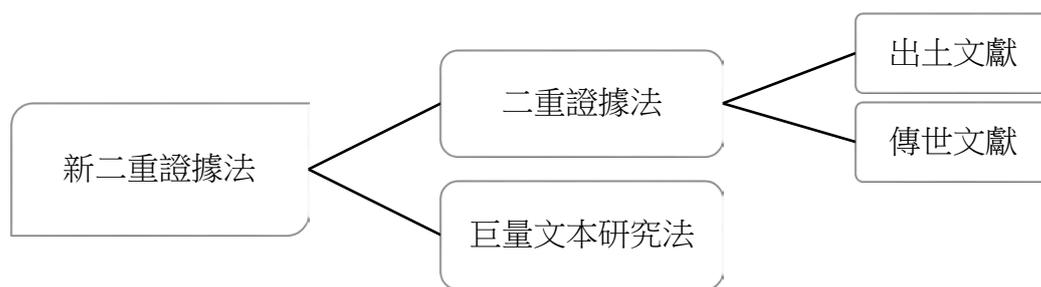
| | 孟子 | 莊子 | 荀子 |
|----|--|---|--|
| 特性 | 1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 春秋 ，一也。 2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3 《 春秋 》無義戰。 4 《 春秋 》，天子之事也。 | 1 丘治《詩》、《書》、《禮》、《樂》、《易》、《 春秋 》六經 2 《詩》以道志， 《書》以道事， 《禮》以道行， 《樂》以道和， 《易》以道陰陽， 《 春秋 》以道名分。 | 1 春秋 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2 春秋 約而不速。 3 春秋 言是其微也 4 春秋 賢穆公，以為能變也。 5 故 春秋 善胥命 |
| 效用 | 1 孔子懼，作《 春秋 》。 2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 乎！罪我者其惟 春秋 乎！』 3 孔子成《 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 | | |

時間：1100811 10:00-14:00

主題：試論《左傳》中的龜卜與殷商龜卜

本次討論，旨在接續之前關於龜卜及殷商龜卜的討論，並介紹何謂「巨量文本研究法」及「新二重證據法」，「新二重證據法」，即結合「二重證據法」和「巨量文本研究法」。所謂「二重證據法」，由王國維在 1925 年提出，強調運用出土文獻結合傳世文獻相印證，以考正學術；而「巨量文本研究法」為劉文強先生提倡的新型態研究方法，旨在利用關鍵詞，通過巨量文本的概念搜集、分析

文獻，在藉由傳世文獻或出土文獻考訂後，進行全盤的了解，先客觀呈現現象，再綜論相關主題，最後歸納結論。請參見如下架構圖：



綜上，「新二重證據法」，是在「二重證據法」的基礎上，新增電子書等數位工具進行巨量文本的研究，以期獲得對文獻鉅細靡遺的掌握能力，最後輔以傳世文獻或出土文獻加以考訂，如此結合二者之所長，必能開創新的學術視角，產生新的學術成果，為邁向新時代的中文學術界貢獻一己之力。

本次討論，也由古文字領域的專家陳逸文教授擔任主持，除演示龜卜外，更融合出土古文，以數位人文的角度使用「新二重證據法」，如：「賓」

字，甲骨文中長的是，西周早期長的是，《尚書·舜典》記載：「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顯見在《尚書》成書時所載，早在上古便有「賓于四門」的恭敬行為，而後在《商書》中並無記載，到了《周書》時，出現了幾例，如：

《洪範·5》：

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旅獒·2》：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微子之命·1》：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多士·7》：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用尚寧干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干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康王之誥·1》：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可見至少在西周，「賓」已作為「八政」之一，並且「四夷咸賓」，在這裡，開始出現了以己為中心，而夷該向王室行賓禮的記載，《微子之命》更是直接說「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或許《周禮·大行之》才會記載「協其禮，賓而見之。」或由此來，《多士》記載「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都是在指涉周作為中原正統的確立及四方要向王家作賓。及《左傳·隱公七年·2》記到：「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關鍵在於「發幣」行為的出現，以及特別記下「凡伯弗賓」，可以見到的是，此當為應賓而未賓：凡伯收了戎朝于周所發之幣，卻沒有以相應的禮數回禮于戎，顯是不將戎視為賓回禮，才會記「凡伯弗賓」，而「發幣」行為的出現，也與自《舜典》「賓于四門」的早期紀錄到

《左傳·隱公七年》（約為 B.C. 716）的「發幣于公卿」之行為，呈現了自

到  的過程，而此時也與《閔公元年》（約為 B. C. 661），管仲對齊桓公首次說出「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第一次出現「諸夏」說法的時間相隔甚遠，也即是說，在此「凡伯弗賓」至「諸夏」出現的過程中，就是周王室與四方「戎夷」的友善關係及威懾力皆開始下降，到齊桓公時又出現以「諸夏」為己方自稱，作為一維繫周王室傳統之號召行動的開始。

會議中期，陳逸文教授更進一步向我們詳述了商代之帝號、諡號、廟號相關內容，並延伸至文獻，除輔助我們辨其年代、作者外，更可辨其可信度、找出暗數據。

時間：1100909 10:00-14:00

主題：《公羊傳》解《春秋》書法解析

此次討論由宋惠如教授引導，從《公羊傳》解《春秋》角度切入，探討如：「弑君」、「戰」、「獲麟」等相關事件立場，更延伸至《孟子》之《春秋》觀點，如：葵丘之會，明三《傳》立場後，當鋪展文獻脈絡，更可知其沿襲何處，因於何派立場，除此之外，更可見其「不書」之暗數據。

時間：1101023 10:00-14:00

主題：《荀子》成書蠡測

本次討論，由「儒」入門，由《論語·雍也》：「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可知於孔子之時，儒之形象多是負面；至《墨子》言「儒者」、《孟子》之墨者夷之言儒者，都非正面形象；至《家語》、《莊子》，才稍微逆轉形象，至《荀子》，則儒家的形象已轉向正面，說荀子方為「儒家」之始，並不為過，此為一；二，由稷下學說之影響及漢初《韓詩外傳》等書頻繁使用《荀子》之內容卻未引、《淮南子》引稷下之說、劉向歆父子將三百餘卷《荀子》整合成三十二卷之情況來看，想稷下學說影響之深、流傳之遠，與後期儒家聲勢之盛或有相當關係。

時間：1101127 10:00-14:00

主題：《春秋繁露》以《公羊》為傳解經析論

本次討論，以9月份研讀班「《公羊傳》解《春秋》書法解析」之論點，進行《春秋繁露》對於各事件如：「葵丘之會」、「鄭伯克段于鄆」等事件進行論述，並談及「世子」、「大子」、「太子」及「大叔」、「世叔」、「太叔」之別。除此之外，宋惠如教授亦向我們補充關於鄭伯克段諸注析論：

一、經傳原文

《春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左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1 愛共叔段，欲立之。2 亟請於武公，公弗許。

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3 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4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5，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6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7 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8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9 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10

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

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

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二、諸注

| | | | |
|--|----|-----|----|
| | 杜注 | 竹添注 | 楊注 |
|--|----|-----|----|

| | | | |
|------------------------------|--|---|---|
| <p>1.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p> | <p>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 《疏》謂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生</p> | <p>1. 《南燕錄》「慕容德母公孫夫人因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寤以而起」</p> <p>2. 逆生</p> <p>3. 醫家之說：悶臍生、夢生</p> <p>4. 兒墮地便能開目視，妨父母者。</p> | <p>寤字當屬莊公言，乃「悟」之借字。寤生猶言逆生。現代謂之足先出也。兒墮地便能開目視，妨父母者。</p> |
| <p>2. 愛共叔段，欲立之。</p> | | <p>古今以父母偏愛，而啟兄弟之釁者多矣</p> | |
| <p>3. 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p> | | <p>莊公亦有心，佯為愛弟者而拒之</p> | |
| <p>4. 謂之「京城大叔」</p> | <p>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眾臣。</p> | <p>謂之京城大叔一句，極有神采，叔而謂大，別之謂京城，此乃眾人所尊稱，而<u>隆重尊嚴</u>，威儀逼人之狀如見，以為祭仲諫首引。</p> | |
| <p>5. 不如早為之所</p> | | <p>祭仲老奸，卻說得渾然無病。凡謀人骨肉之間，言人親暱之事，最要做事有次第，安身向間穩處，若稍一鹵莽，則必生疑忌，而禍反中身</p> | |

| | | | |
|--|---|---|--|
| 6. 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 | 胸有成算，一待字露出本心 | |
| 7. 公曰：「無庸，將自及。」 | 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 | 言將自及禍也 | |
| 8. 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 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 | 不義即上文多行不義之不義.....厚將得衆，故反其言，言多行不義，百姓離心不相附著，雖厚將崩壞， | (杜注)將不義與不暱平列。然暱為親近之義不確，當解為不義則不暱；.....暱依《說文》.....黏連之義，猶今言不義則不能團結其眾 |
| 9. 公聞其期，曰可矣 | | 聞其期三字，可知平日窺伺之密 | |
| 10. 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 <p>1. 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p> <p>2. 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p> <p>(經注)</p> <p>1.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p> <p>2. 不早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p> <p>3. 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p> <p>(傳注)</p> | <p>1. 志段之強也，與得雋之克自別，故傳別解之，此夫子特筆。</p> <p>2. 鄭志謂鄭國人之志，襄元年傳謂之宋志一例。《鄭風·將仲子》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其詩三章，皆以莊公拒祭仲之諫為詞，是鄭人之志，以不早為之所，為莊公之失。仲尼是</p> | <p>1. 不弟，猶言不像兄弟。</p> <p>2. 此言莊公與叔段之戰，可比兩國國君之相戰。莊公戰勝，故用「克」字。</p> <p>3. 此言兄本有教弟之責，莊公於弟不加教誨，養成其惡，故不言兄，而書其爵。</p> <p>4. 鄭志者，鄭莊公之意志也。桓十七傳云「宋志」也，莊七年傳云「齊志也」，襄元年傳云「謂之宋志」，可以為證。此言鄭莊公養成叔段之罪，意在誅之，書法探言本心言之。昭十六年傳「宣子曰：</p> |

| | | | |
|--|--|---------------------------|---|
| | | <p>之，故稱鄭伯譏其失教，從鄭人之志也。</p> | <p>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則鄭六卿之志。 5. 襄二十九年……則出奔為有罪之詞，此若書段出奔，則有專罪叔段之嫌，其實莊公亦有罪，若言出奔，則難於下筆，故云難之也。</p> |
|--|--|---------------------------|---|

*杜預〈春秋序〉

皆據舊典凡例而起發經義，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經之褒貶，例稱「得雋曰克」，傳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據舊例發義也。

*《左氏會箋》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釋克段于鄆，譏失教也，謂之鄭志，釋鄭伯。鄭伯在前，而後釋之者，段不弟，及如二君，皆鄭伯失教所致，故先釋克段於鄆，而以失教鄭志結之。

出奔者，勢窮力屈之詞，段勢強大，鄭伯僅能克之，其出奔實出天幸焉耳。仲尼脩《春秋》欲見強臣難制以戒後世，故不言出奔。傳釋其意曰「難之也」，言破之極難，以終上文如二君之意。

杜云難言其奔，非也。宋本鄭伯下有譏字，考傳例，稱鄭伯失教也，猶稱君無道也，失教是譏刺之詞，既斷以失教，不必更下譏字。

*《疏》：

經皆孔子所書，此事特言「書曰」，必是舊文。不然，夫子始改，故知傳之此辭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也。

「克」者，戰勝獲賊之名。公伐諸鄆，段即奔共，既不交戰，亦不獲段，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者，此非夫子之心，謂是鄭伯本志，不欲言其出奔，難言其奔，志在於殺，故夫子承其本志而書「克」也。

鄭伯之於段也，以其母所鍾愛，順母私情，分之大邑，恣其榮寵，實其殺心。但大叔無義，恃寵驕盈，若微加裁貶，則恐傷母意，故祭仲欲早為之所，子封請往除之，公皆不許，是其無殺心也。言「必自斃」、「厚將崩」者，止謂自損其身，不言惡能害國。及其謀欲襲鄭，禍將逼身，自念友愛之深，遂起初心之恨，由是志在必殺，難言出奔。此時始有殺心，往前則無殺意。傳稱「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詩序》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經曰：「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是迫於母命，不得裁之，非欲待其惡成，乃加誅戮也。

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言鄭伯本有殺意，故為養成其惡，斯不然矣。傳曰「稱鄭伯，譏失教也」，止責鄭伯失

於教誨之道，不謂鄭伯元有殺害之心。若從本以來即謀殺害，乃是故相屠滅，何止失教之有？且君之討臣，遏其萌漸，惡雖未就，足得誅之，何須待其惡成，方始殺害？服言本意欲殺，乃是誣鄭伯也。

劉炫云：「以『克』為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言仲尼之意書「克」者，謂是鄭伯本志也。注又申解傳意，言鄭伯志在於殺，心欲其克，難言其奔，故仲尼書「克」，不書奔，如鄭伯之志為文，所以惡鄭伯也。

*《左氏會箋》文末箋注：

箋曰，詩大雅既醉之五章也，匱乏也，類朋類也，猶云德不孤必有隣，錫是天錫，言穎考叔能感悟莊公，變其不孝之心為孝，莊公為考叔之朋類，是孝子不乏，天錫之朋類也。

考叔固非孝子，莊公亦非孝感之人，君臣機詐相投，以欺一世，而君子之論如此何也？古人寬於責惡，而急於勸善，故一有改惡遷善之舉，則錄其見行，而畧其隱衷，忠厚待人之道然也。

顧棟高曰，春秋初年，列侯僭侈，多封樹子弟，而卒自受其斃，同時晉有成師，鄭有叔段，皆擁大城謀奪宗，其後成師傳莊伯至武公，凡五弑君，歷六十七年卒滅晉，獨莊公克平大慙，宗祧無恙，愚謂莊公之為人，狙詐猜忌，無一事不干天討，獨其處段未為過當，夫段之作亂，形勢已成，使莊公而稍孱弱，不為衛桓之駢首就夷，即為晉三世有亂，且以莊公之雄才，其欲殺段，宜無難者，而莊公未嘗窮追極討，如齊桓之殺子糾，仍使之餬口於四方，則所謂緩追逸賊，於親親之道正合，莊公之最，在誓母黃泉為得罪名教耳。又曰，穀梁之論尤謬，其言曰，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獨不曰段之處心積慮成於篡乎，釋其臣而其君，為亂賊立一護符，為君父設一箝制，以致明建文金川門之禍，是亡惠帝之天下者，穀梁一言啓之也。蓋建文所以處置燕王者，事事與鄭莊相反，方莊公初立，武姜為段請制，莊公拒之，而建燕王雄據北平，而不能移駐他處，失制馭一也。鄭群臣爭欲除段，而公持重不發，蓋欲蓄勢以待其敝，而建文則失于輕遽，今日下罪書，明日削護衛，周齊湘泯同受縲繫，俾之合志併力，而彥以謀我，其失人心二也。段則莊公一舉勝之，絕不震驚，此必有先為不可勝之計，其二十二年之中，未嘗一日忘備，而建文君臣，方粉飾太平，制禮作樂，倣周官行井田之制，泄泄然不復以燕兵為慮，其疎警備三也。夫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明其為賊，敵乃可服，親則非賊，賊則非二者不容並立，況執干戈破城殺將之賊，而可釋不誅以遺後乎，周襄王於叔帶之難，倉皇出奔，曰寧使諸侯誅之，無傷母氏意，是徐偃之仁，宋襄之義，飾退讓小名，忽宗社之大計，滅亡之道也，果以傷親引嫌，則當於嗣位之初，退讓而弗居焉，既立之後，安得輕以其國為兒戲乎，宋本尔作爾。

| |
|---|
| 時間：1101204 10:00-14:00 |
| 主題：《韓非子》荀子孫卿書法新論 |
| 本次討論，承襲十月份研讀班《《荀子》成書蠡測》，論及荀子於《韓非子》中稱謂、事件之合理性、真實性、立場性，並進行成因導論。 |

| |
|--|
| 時間：1110120 10:00-14:00 |
| 主題：《史記》書《傳》條例分析 |
| 此次討論，圍繞在《史記》之「傳」，其中可得一簡單結論，此《傳》者除出《史記》前記之列傳，更散見於各處，如：《論語》、《老子》、《馬王堆德經》……等，且其中，幾乎皆與褚少孫相關。 |

| | |
|---|---|
| 1 | <p>《三代世表》6</p> <p>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跡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柰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堯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為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玄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文王之先為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為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為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牛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后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大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p> |
|---|---|

| | | |
|---|---|--|
| | 也。』天命難言，非聖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澤深後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為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人不知，以為閒從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無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 | |
| 2 | <p>《三代世表》7</p> <p>曰：「傳云天下之君王為萬夫之黔首請贖民之命者帝，有福萬世。黃帝是也。五政明則修禮義，因天時舉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黃帝後世也，至今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朝降，輸獻於漢，非以其先之有德，澤流後世邪？行道德豈可以忽秋哉！人君王者舉而觀之。漢大將軍霍子孟名光者，亦黃帝後世也。此可為博聞遠見者言，固難為淺聞者說也。何以言之？古諸侯以國為姓。霍者，國名也。武王封弟叔處於霍，後世晉獻公滅霍公，後世為庶民，往來居平陽。平陽在河東，河東晉地，分為衛國。以詩言之，亦可為周世。周起后稷，后稷無父而生。以三代世傳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黃帝曾孫。黃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自）〔白〕燕之鄉，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欲行車。』霍將軍者，本居平陽（自）〔白〕燕。臣為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為臣言。豈不偉哉！」</p> | |
| 3 | <p>《六國年表》3</p> <p>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p> | |

| | | |
|---|---|-------------------------------|
| | 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 | |
| 4 | <p>《禮書》10</p> <p>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誦。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p> | <p>《荀子·議兵》</p> <p>《荀子·宥坐》</p> |
| 5 | <p>《樂書》1</p> <p>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几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嗶噉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p> | |
| 6 | <p>封禪書 1</p> <p>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p> | <p>《論語·陽貨》</p> |

| | | |
|----|---|---------|
| | 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 | |
| 7 | 《越王句踐世家》26 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 |
| 8 | 《外戚世家》39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 |
| 9 | 《外戚世家》42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 |
| 10 | 《三王世家》21 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 | |
| 11 | 《三王世家》23 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誡齊王以慎內；誡燕王以無作怨，無修德；誡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 | 《荀子·勸學》 |

| | | |
|----|--|----------------------|
| 12 | <p>《三王世家》27</p> <p>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立〕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p> | 《荀子·勸學》 |
| 13 | <p>《三王世家》31</p> <p>其後且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且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且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且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且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p> | 《荀子·勸學》 |
| 14 | <p>《伯夷列傳》2</p> <p>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p> | 《論語·公冶長》 《論語·述而》 |
| 15 | <p>《田叔列傳》12</p> <p>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鞞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盜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p> | 《荀子·性惡》 《孔子家語·六本》 |

| | | |
|----|---|---------|
| | <p>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樾象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p> | |
| 16 | <p>《李將軍列傳》19</p> <p>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p> | 《論語·子路》 |
| 17 | <p>《滑稽列傳》16</p> <p>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盂，天下</p> | |

| | | |
|----|--|---|
| | <p>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并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仆并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p> | |
| 18 | <p>《滑稽列傳》18 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p> | 《論語·泰伯》 |
| 19 | <p>《滑稽列傳》22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仆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p> | <p>《道德經》 《老子河上公章句·為道》 《馬王堆·老子甲德經》 《馬王堆·老子乙德經》</p> |

| | | |
|----|---|-----------|
| | <p>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於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p> | |
| 20 | <p>《滑稽列傳》26 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p> | 《呂氏春秋·離謂》 |
| 21 | <p>《日者列傳》20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閒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閒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大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p> | |

| | | |
|----|---|--|
| | <p>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p> | |
| 22 | <p>《龜策列傳》6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p> | |
| 23 | <p>《龜策列傳》7 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既以篝燭此地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既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p> | |

| | | |
|----|---|--|
| | <p>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筆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蚨龍伏之。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著，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p> | |
| 24 | <p>《龜策列傳》9</p> <p>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僊書文曰：『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杆林中者，齋戒以待，譊然，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發，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筆龜可不敬與？</p> | |

時間：1100219 10:00-14:00

主題：《韓詩外傳》書《傳》條例分析

此次會議，討論《韓詩外傳》之《傳》，內文過冗，此不列出，僅列結論。此《傳》者，可見於《論語》、《孟子》、《左傳》、《公羊》、《穀梁》、《荀子》、《詩經》、《列女傳》……，其中《荀子》之引用次數最多，且明確指出出處者卻最少，為其弔詭處。其後，見《說苑》因襲《韓詩外傳》之內容，再作三手加工。除可因襲前幾次研讀班結論外，更可見漢初文獻之學術、文獻脈絡，由「傳」而見，收穫實多。

時間：1100326 10:00-14:00

主題：《墨子》之「經」、「傳」蠡探

本次討論《墨子》之「經」、「傳」，此「經」當為辨義、科技之內容，而

「傳」亦非今「解經」之作，經過討論，發現其「傳」內容多自今《偽古文尚書》而來：

| 出處 | 條例 | 原文 | 備註 |
|-------|----|---|---|
| 辭過 8 | 1 | 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 ¹ | |
| 尚賢中 6 | 2 | 《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 ² | 《尚書·伊訓·1》：「……，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
| 兼愛中 7 | 3 | 《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 ³ | 《尚書·武成·2》：『「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 |

¹ 李漁叔：《墨子今註今譯》，頁 34。

² 李漁叔：《墨子今註今譯》，頁 53。

³ 李漁叔：《墨子今註今譯》，頁 111。

| | | | |
|--|--|--|---------------------------------------|
| | | | 俾。……』 《尚書·泰誓中·2》：「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
|--|--|--|---------------------------------------|

第一個《傳》，為「聖人有《傳》」，若此「傳」為「流傳」，則應作「聖人傳曰」，而非「聖人有傳」之所有格+名詞句式。「聖人有《傳》」句式，於《墨子》他處有相似者，作「先王之書」、「先王之傳」、「先王之遺」，是為「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也。」可以明確判斷其為「所傳之物」。綜觀先秦兩漢，若「有傳」之「傳」作「流傳」，則其後會加上後綴如：「有傳政」、「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而非如此處「聖人有傳」便戛然而止，是以此「聖人有傳」之「傳」，蓋非「流傳」，而當作《傳》。此「聖人有《傳》」之《傳》，又為何者？

第二個《傳》，為《尚賢中·6》，是為：

《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

此則出自《尚書·伊訓·1》：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第三個《傳》為《兼愛中·7》：

《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

此則出自《尚書·武成·2》：

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及《尚書·泰誓中·2》：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

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

上述二《傳》，分別出自三《尚書》，且皆為今稱《偽古文尚書》之篇章。以此處《傳》皆出自《偽古文尚書》之現象，列舉四可能：

- (一) 墨子有其一套《尚書》流傳系統。
 - (二) 《偽古文尚書》成書有真實原始材料所本，即從《左傳》、《論語》、《墨子》等處輯佚而成。
 - (三) 《偽古文尚書》不為偽書，即其從他處得《古文尚書》部分真實內容。
 - (四) 《墨子》經後世改寫，有意識的以《偽古文尚書》為《傳》。
- 《墨子》中記《尚書》的體例嚴謹，並無單以《書》指《尚書》者，筆者按，《尚書》於《墨子》中之記載，可分以下幾種：
- (一) 《傳》。
 - (二) 《夏書》、《商書》、《周書》。
 - (三) 「先王之書」及其加篇名而成之句式，如「先王之書〈呂刑〉」、先王之書〈太誓〉……。
 - (四) 直述篇名，如《泰誓》、《太誓》。

時間：1100430 10:00-14:00

主題：試論《漢書》書《經》、《傳》之現象

此次討論，著重於《漢書》之《經》、《傳》流傳，其《經》者，已近今日所見，內文過冗，此無法提及；其《傳》者，則已較收束於《論語》、《左傳》一類。

時間：1100528 10:00-14:00

主題：《經》、《傳》得名之流變與分疏

此次討論，逐漸將今年度所談及內容收束於其文獻脈絡上，當如此說：
《書》、《經》、《傳》之流傳規則，於春秋、戰國之時，孔門無法和儒家直接連結，孔門之《書》為今《尚書》；孔門之《傳》當為孔門弟子代代相傳之「記」，是可見《孟子》所言之《傳》，內有二代弟子(子游、有若、曾子)、三代弟子(公明儀)之言；《荀子》之《傳》，則有《孟子》中談到的內容，並「外加」孟子之言，是可見其《傳》之流變於孔門之現象如此；《墨子》之《經》則為《經》之始，《傳》亦為《傳》之始；其《經》者多為正義、科技之記；《傳》則為今《偽古文尚書》之記也。墨家形成《經》、《傳》系統後，儒家方將《經》、《傳》借用於其系統。

時間：1100611 10:00-14:00

主題：《經》、《傳》系統於學術史上的行程及先秦兩漢典籍流變概說

承前次會議所述，再言及《左傳》等書之成書問題，最大的發現之一便是《左傳》於先秦亦不為《左傳》，而為《春秋》，其餘文獻若見《經》、《傳》，則其名當皆非春秋戰國所作，直至漢初，《史記》初將《呂覽》、《春秋》於同一篇中重名《呂氏春秋》、《左氏春秋》，方有後續《左氏春秋傳》、《左氏傳》等名稱出現；於漢初其餘文獻中，《傳》看來皆為未指名之前人所論，然其出處多皆可見，其中廣見於《論語》、《荀子》一類，至後經過立五經博士及將《傳》再分別記名後，方有《穀梁傳》、《左傳》等書出現，則可初步定論：《經》為墨家發跡，至莊子後逐漸被引用，至漢初漸漸形成今日所見之《經》；《傳》則亦為墨家發跡，然於早期便形成孔門、墨家兩套系統，於戰國晚期漸漸收束成籠統的前人之言，再至後來重新解離為精細的各家之言。

計畫收穫

這一次的經典研讀班，主要可就幾大方向來說明收穫，首先於方法的探討上，因原本自前研習而來的學術方法，皆是疊床架屋式的一代一代建立的學術觀點，若今日學者對於一大題目提出的錯誤看法於百年後仍未經指正，又被百年後的學者引用為是「百年前的學者提出的觀點」，如此一來，錯誤仍會繼續發生，「巨量文本研究法」的文本分析好處在於，只相信最原始的材料所呈現的現象、趨勢，對於年代發生的先後，如《韓詩外傳》到《說苑》這樣的脈絡，若二者皆記同一件事，我們亦會將兩者可信度列出一定指標、參數，再予考量。從最原始的材料中呈現，未經推斷、分析時，便已可呈現相當的趨勢、現象，我們將這些客觀且嚴實的趨勢，去驗證後世學者提出的觀點，便可相當明確的知悉哪裡出了問題，以此驗證後世學說，一來可知哪裡出了問題，二來可重新定義關於過去學說中未明的現象及訛誤。

第二，則是就數據中，點線面式的展開，從字的運用，如：「云」、「曰」，或是稱謂的運用，如：「孔子」、「夫子」、「子」、「仲尼」、「孔丘」，以上諸類，一來可明確定義當這個詞出現時的現場狀況，二來可知當時的現場人物、身分、所為何事，透過巨量文本方法及文本探勘的歸結，這些詞可以很明確的定義出其大致結論，當日後分析文本，看到相同的字時，便能很快辨析文本所呈現的現象及意義，由小入大，由點到線、再到面，加以時日，文本的探勘便能自這些詞例中變得明確且方便。

第三，承上所述，本次研讀班，我們也重新定義了春秋、戰國以來之《經》、《傳》流變現象，且對於文獻脈絡的定位上，有了更明確、清晰的認識，如：「孔門、儒家的區別」、「儒、墨對於《經》、《傳》於使用上的區別」、「春秋至戰國再至漢的《經》、《傳》流變現象」對於歷來前輩學者的研究，屬實是一種全新的判斷、檢驗依據，我們也相當榮幸能活於現代，以數位人文方式進行多角度的研究、討論。

以上所述，盡棉薄之力，也期許未來能於經學及數位人文的研究上更進一步。